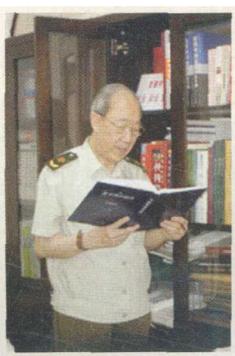


- 他创立“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创立“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技术
- 他实施了首例中肝叶切除术，创造并保持特大海绵状血管瘤切除世界纪录，建立巨大肝癌二期切除、肝癌复发再手术等肝胆外科治疗经典概念和技术，开辟细胞信号转导等肝癌基础研究新领域
- 他创建了国际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
- 他成为中国医药卫生界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殊荣第一人

# 肝胆相照 梦圆祖国医学 术德兼修 超越学术高峰

——记我国肝脏外科创始人、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孟超院士

文·图 / 中国医药指南记者 宋汉晓 中国医药指南特约记者 张鹏 周雷刚



## 【吴孟超院士简介】

吴孟超，1922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肝脏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

吴孟超是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新见解，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70年代建立起完整的肝脏海绵状血管瘤和小肝癌的早期诊治体系，80年代，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技术，90年代，首先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和肝动脉结扎术。他的著作《肝脏疾病手术治疗的临床研究》获198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

2006年1月9日，吴孟超院士在人民大会堂接过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中国医药卫生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从33岁到83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持续创新的精神，科学严谨的态度，高尚的医德，都成为人们传说的佳话。在他身边工作的护士说，每一次看吴老

手术，都是一种享受，那是大师的精彩演出。他的弟子则表示，每一次跟吴老上台，都能学到新的知识，收获新的感悟。中国医学界也赐予他“中国第一神刀”的美誉。

## 胸怀祖国 奋力超越

吴孟超出生于福建闽清乡下。6岁时，他随家人离开祖国，远赴马

来西亚。异国的山水没有磨去他“中国人”的概念，反而更坚定了他“中华儿女”的信念。在马来西亚华人聚居区内，甚至连印度人都瞧不起中国人，更别说当地人了。这种遭受歧视的侮辱，使吴孟超自幼就有种强烈的爱国情感。从小便立下志向，并努力学习，长大回报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十



吴孟超院士参加2005国际华夏医药学学术大会并做报告

分关注国内形势，和许多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人一样，他和同样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希望能回国抵抗侵略。时任班长的他，积极参加抗日宣传，组织校外募捐，然后将捐助的款物通过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转送到延安，并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亲笔回信。初中毕业时，18岁的吴孟超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不料到了昆明，他们才发现，不知道延安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延安，当时的条件也根本不允许这几个孩子找到延安。他们只好在当地上学。几年的高中，吴孟超是在躲避日本鬼子的炸弹中度过的，他开始没有经验，飞机一来，他就把白色的外套顶在头顶乱跑。但这几年颠沛的生活给了吴孟超一个终生的礼物——他的女友、他的妻子、他的老伴吴佩煜，吴女士已伴着他走过了60多年的日日月月。

吴老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高大英俊、健壮有力型的外科大夫。他身高只有1.62米，手术室特地安排了一个小凳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1949年，吴老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正值上海解放，实习的吴孟超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

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他觉得外科手起刀落，痛快，用不着隔着皮猜瓢。另外，他也是为争一口气，因为负责毕业分配的那个教授说：“不看看你的个儿，能干外科吗？”吴孟超立志非当外科大夫不可，当时华东人民医院招聘医生，吴孟超入选了。

当时在吴孟超所在医院兼职的医学大家裘法祖是他的老师。老师给了吴孟超一生的影响，其中一项就是老师教了他怎么干净利索地做手术，还指出了他以后业务可以努力的方向：“现在肝胆外科薄弱，你可以往这方面发展。”那是1956年。这一指点，指点出了中国肝胆外科的创始人，一个人又带起了中国肝胆外科整个学科。吴孟超终生感激这个比他大8岁的老师。自己已是80多岁人了，一听说老师要来，赶紧提前站在大门外，为老师打开车门，扶老师下车，执弟子礼甚恭。而老师则客气地称这个弟子“吴教授”，一见到就笑逐颜开。当有一年中央军委授予吴孟超“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时，全场军人，只有特邀到场的裘法祖身着西装。主持人向大家介

绍，这是吴孟超的老师，裘法祖泪流满面，后来对别人解释：“我光荣啊！”

之所以在医学的各个专科里，他选择了外科，选择了手术。他说，手术是一种艺术。自小就喜欢编竹篮、作雕刻，喜欢手上活。1956年，当吴孟超闯进肝脏外科领域的时候，中国的肝脏外科手术记录还是零。1958年，日本的一个医学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当谈到中国的肝脏外科时，一名日本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用30年。可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只用了五年时间。

听了日本人的话，吴老非常不服气。同年，他和同事胡宏楷、张晓华组成“三人小组”，开始向肝脏外科发起冲击。当时，国内外的肝脏手术都“卡”在了术中和术后出血这个“瓶颈”上，出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肝脏的解剖关系认识不清。为叩开成功之门，吴老等从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标本干起，经过4个多月的反复实验，终于采用“赛璐璐”材料灌注出我国第一具结构完整的肝脏腐蚀标本——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胆管等四大系统的大小管道纵横交错，把肝脏血管、胆道分布和走向的秘密暴露在世人面前。看着玲珑剔透，像珊瑚一样美丽的标本，三位年轻军医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一鼓作气干到1959年底，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对人体肝脏进行了详尽的解剖观察和分析。渐渐地，原本陌生神秘的肝脏变得熟识，继而烂熟于心。

### 勇闯禁区 屡攀高峰

肝脏是人体最大、最重要的组织器官之一，担负着物质代谢、消化、解毒、凝血等数以千计的功能。由于肝功能极其复杂，血管极其丰富而脆弱，肝脏手术曾被外科医生视为“禁区”。但从“禁区”



吴孟超院士(左)与本刊总编辑李新彦在2005国际华夏医药学学术大会闭幕式上

到中肝叶这个“禁区中的禁区”，吴老努力前进着。他说，对于新的事物，我们要敢于创造；对于一个又一个“禁区”，我们要敢于进入。没有娴熟的技术，就没有勇气，就没有敢闯的精神，就没有创新之举。正是凭着他的这两种精神，才使他勇往直前。

1960年，吴老大胆提出中国人的肝脏结构应当分为“五叶四段”。1962年，吴老发表“正常人肝内解剖观察”中英文论著，正式建立新的人体肝脏解剖理论，该理论被国内外沿用至今。这仅仅是吴老以肝脏解剖研究中取得的重要突破的开始，同时也拉开了中国肝脏外科发展的序幕。

1960年3月，他主刀完成了国内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此后不久发明了能较好控制术中出血的“常温下肝门间歇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使手术的成功率由原来的75%提高到90%。

1963年夏天，他闯入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中肝叶切除术，当时国际上能做此手术的国家寥寥无几。这标志着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而这一年，距那个日本权威发出的“预

言”仅仅5年。

1975年，他为一位安徽农民陆本海切除重达18公斤的特大血管瘤，肿瘤大小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患者一直健康存活。

——20世纪60~80年代，他提出肝癌复发再切除和巨大肝癌二期手术等肝癌治疗新概念，并建立相关技术，使我国在肝癌外科治疗的理论、技术和疗效方面长期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984年，他成功为一名4个月的女婴切除了肝母细胞瘤，创下了世界肝母细胞瘤切除年龄最小的纪录。

1993年，他和学生一起成功进行了世界首例腹腔镜下的肝癌切除手术。

进入21世纪，由他主持或组织实施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应用于临床，取得重要突破。

截至2005年11月，吴教授领导下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在11年时间内共施行肝脏手术14460例，其中肝癌切除10996例，例数之多全球遥遥领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肝癌术后5年生

存率达到48.6%，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小肝癌（直径5厘米以下）切除1188例，5年生存率达到79.8%，为迄今国际上报道小肝癌疗效最优。

## 为医之道 崇德为先

在吴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和被吴老治疗过的病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他重医德，崇医德。他反复强调，为医之道，“德”为先，行医先行德。

吴老时常告诫晚辈，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作为一名医生，不能向“钱”看，对待病人，就要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亲人。医生只有将病人视为子女视为父母，才能和病人建立起一种信任感。他说，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漂亮，如何名扬四方，而在于如何向病人传递亲人般的温情。将自己的爱心、责任心、关心、同情心加上自己的医术去为病人解除病痛。用自己的高尚品质，去感染和爱护病人，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

他还以自己为例，讲述了一个医生应该如何对待病人的故事。那是他刚进入肝胆领域不久，就发现自己得病了。但自己却不能诊断为阑尾炎还是肿瘤，他自己也很焦虑，彻夜失眠。最后是他的老师裘法祖亲自为他手术，向他妻子证明是阑尾炎。由此，他想到了很多患者。他说，他们也会和自己一样十分的焦虑，等待医生为自己诊断和治疗，因此，作为医生一定要千方百计的为病人着想，竭尽全力对待他们，为他们解除思想上的顾虑和身体上的病痛。

医生们说，吴老冬天查房时，他总要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在每次为病人作完检查之后，他都会顺手为他们把衣服穿好，把腰带系好，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方便穿的地方……然而，吴老敬畏生命、珍爱患

者的仁者之心不仅体现在以上这类细节上，更多的则是体现在为了病人的利益，他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的。

1975年1月，安徽一位农民患者挺着如同怀孕十月的大肚子，千里迢迢来到当时驻西安的长海医院求治。之前，他已辗转看病近10年，没有一个医生敢为他手术。吴老经检查确诊陆本海肝脏上长了一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当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救治成功率只有14.3%~36.4%。吴老想，手术只有三成把握，如果失败，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但如果放弃手术，如此巨大的血管瘤非常容易破裂，进而导致病人死亡。

权衡之下，吴老选择了冒险。手术从中午12点开始，平时以快刀著称的吴老，此时显得格外谨慎，他全神贯注地按照术前制订的周密方案，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花了12个小时才将那个巨瘤完整地切除。助手又开双脚略呈马步，躬身向前，双手伸进患者腹底，缓缓用力捧出了蓝紫色、微微颤动的巨瘤。当场测量的结果让众人惊呆了——巨瘤体积63厘米×48.5厘米×40厘米，重达18公斤。直到今天，它仍是世界上被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经过精心的术后治疗和护理，病人4个月后痊愈出院，31年过去了，至今健康地生活着。

有一次，吴老到病房查房，年轻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们有些紧张，汇报病人情况时有些语气不连贯：“A床病人，腹部包块，自诉发现包块两周；B床病人，胰腺癌术后第五天，昨夜曾出现一过性发烧，引流量400毫升……”“什么？引流量400毫升？”还未听完，吴教授便吃惊地打断了汇报。这时，旁边的护士插嘴说引流量不到150毫升。“到底是多少毫升？如果真是400毫升，那还了得，病

人肯定有严重感染，将危及生命。连这么重要的指标都没搞清楚怎么行？一过性发烧，说明什么？虽然温度降下来了但还须追查发烧原因。”吴老随即赶往病人床旁，一一详查。

这不禁使记者想到了他的恩师裘法祖院士。同样，裘法祖院士在检查病人粪便的时候，不仅要仔细看，而且要拿到鼻子边闻了又闻。所以大家能成为大家，名人能成为名人，的确有他们的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为人民健康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和治病救人无尚崇高的医德。谁见到吴老，都能看到他精神矍铄，体会到他的风趣幽默。远远不像一位83岁的老人。当有记者提到裘法祖院士多次表示吴老医术在其之上时，吴老说，裘法祖老师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自己手术的基本方法、做人的品格都是来自裘法祖老师的教导。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吴老就是这样十年磨一剑。基本上是十年跨越一大步。1985年，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2006年1月，吴老又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中国医药卫生界获此殊荣第一人。

### 肝胆相照 报效祖国

中国是一个肝病大国，仅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就有1.2亿，全球每年新增的肝癌病人，约43%发生在中国。吴老深知，外科医生本事再大，也只能开一次刀救一个病人，如果能够进一步从肝病发生、发展机理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找到更好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将造福更广大的患者。1978年，他第一批申请成立了硕士点，并分别在1981年和1991年再次第一批申请成立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他的学生更是桃李满天下、人才辈出：王红阳新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并先后评为总后科技金星、上海市科技精英、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杨甲梅教授，从一个工农兵学员成长为特需治疗科主任，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6项，被评为总后首批科技新星；沈锋教授，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0余篇，评为首批总后科技新星、上海市曙光学者；还有获得军队伯乐奖、治疗血管瘤的专家姚晓平教授；有获得中国有突出贡献博士称号的胆道专家张柏和教授，有被誉为书写病理诊断金标准的丛文铭教授……

“老头子这辈子最开心的是两件事情，除了看到自己的学生事业有成，就是给病人治好了病。”吴老夫人吴佩焯教授说。仅2004年吴老就主刀手术312例，指导手术500余例，指导实验研究超过200小时。吴老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如果能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吴老表示：“我是赶上了好时候。20世纪50年代向科学进军、改革开放、发展大上海，三次难得的历史机遇，自己都抓住了，所以干了一点事。”这就是吴孟超院士，一位谦虚为人、谨慎行医，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老曾表示：“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所以，当我的人生价值在自己热爱的祖国和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人民军队中实现了的时候，我的快乐是不可言表的。”他用自己的学识、精神、品德成就为一代名医，他更是广大医生学习的榜样！※

(责任编辑/刘全农)